



# 中共國際統戰對西歐戰略利益的調整

王建勛



## 一 國際形勢的變化

### 1. 中共與蘇俄擴大分裂

自從法國於一九六四年與中共建交以後，中共即開始利用它的宣傳工具，譴責蘇俄侵佔中國領土，並暗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俄曾在歐洲掠奪大片土地，都還沒有獲得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承認。一九六五年間，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蘇俄，與柯錫金會晤。當時法國已擔心美俄試圖和解，是爲了瓜分世界，但據柯錫金的解釋，蘇俄與美國和解，主要是想阻止美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sup>①</sup>。因爲中共當時在基本立場上還是與蘇俄一起支持越共，對抗美國，而美國則支持中華民國，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美國與中共的緊張情勢很少有何改變，且因戴高樂承認中共曾激怒了美國的詹森總統，所以法國對於柯錫金的說法並不認爲十分可信。

事實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垮台的時候，中共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共有意打破美俄核子武器壟斷，已招致蘇俄極大反感。一九六五年二月，柯錫金訪問北平之後，雙方關係更加惡化。這時中共在同蘇俄的激烈論戰中，提出了自己的世界革命戰略，強調以世界農村包圍並奪取世界城市<sup>②</sup>。中共雖然煽動第三世界埋葬資本主義，並以美國爲主要敵人，但是中共爲反對蘇俄，已把蘇俄排除於它的世界革命陣營之外。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且開始對東歐共黨國家進行分化運動。一九六八年蘇俄軍事干預捷克以後，周恩來便會鼓勵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結成抵抗蘇俄侵略的聯盟，藉以保衛巴爾幹半島的獨立與自主。同時，中共指出蘇俄在歐洲的侵略是「聲東擊西」，認爲蘇俄入侵捷克是表示它要取得對

註① Le monde 21-22 dec. 1978, "La Chine d'une longue marche à l'autre triangle ou Axe?"  
註② 一九六五年第十期中共「紅旗雜誌」。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干預的權力，將來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待中共。

中共試圖在東歐造成反抗蘇俄的力量，亦是蘇俄要在軍事上壓迫中共的原因。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共試爆第一顆氫彈，蘇俄已有意攻擊新疆的核子設備<sup>③</sup>。一九六八年秋季柯錫金與周恩來談判，毫無結果，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爆發，北平與莫斯科的邊界衝突已昇到軍事對峙狀態，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不斷增加，中共已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sup>④</sup>。顯然的，中共由於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以及文革時期所採取的造反外交，不但本身陷於孤立，最重要的是受到重大的蘇俄軍事威脅，因此中共不得不改變其對外政策，以期扭轉此種極為不利的情勢。一九六八年底，美國尼克森總統爲了擺脫越南戰爭，試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開始一個新的政策；一方面放寬對中國大陸的旅行限制，一方面開放對中共的貿易。一九七〇年中共與蘇俄關係已惡化到可能爆發核子戰爭的程度，成爲中南半島及中東地區以外，世界第三個最危險地區<sup>⑤</sup>。所以同年四月，中共對美國發動乒乓外交，十二月毛澤東對美記者斯諾(Edgar Snow)談話，表示希望與尼克森會晤<sup>⑥</sup>。而當時尼克森鑒於美、蘇、中共三者不均衡的關係，認爲只有美國與中共關係改善，才可以減少中共與蘇俄爆發核子戰爭的可能<sup>⑦</sup>。故有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的北平之行。

## 2. 北大西洋公約盟國戰略的分歧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初以美、英、中、法、蘇五國爲世界強權，繼由美、英、蘇三國支配世界政治，迨至英國國勢不振，而形成美、蘇抗衡的兩極局面。而美、蘇所造成的東西冷戰，又使西歐首先受到蘇俄的威脅<sup>⑧</sup>。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誕生<sup>⑨</sup>，正當蘇俄封鎖柏林，端賴美國潛在軍事力量推展外交，才終於解除了柏林危機。一九五〇年蘇俄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不久韓戰爆發，美國雖擁有絕對的核子優勢，但却打不贏求勝利的戰爭，結果造成南北韓長期分裂與對峙的局面。亦因爲韓戰的影響，美國的核子戰略已引起西歐國家的懷疑。一九五八年法國戴高樂建議由美、英、法建立三頭馬車的領導<sup>⑩</sup>。他認爲美國

註③ H. Saltshury, *Chine-URSS, la guerre inevitable?* Alkin, Michel, Paris, 1970, p. 46.

註④ J. Alsop, *Y. Aller ou ne pas y aller. la revue Défense National*, Dec. 1973.

註⑤ *Foreign Affairs, The strategies of Peking*, Oct. 1971.

註⑥ 此項談話會刊登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份美國生活(Life)雜誌。

註⑦ V. D. Aspaurian, *The USSR, The USA, and China in the Seventies*, Survey(London) 1-3, 1973. *New York Times*, 8-11 Mar. 1973.

註⑧ Bergeron, *La guerre froide inachevée*, press 'l'université de Montreal, 1971, pp. 8-12.

註⑨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北約誕生時有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義大利、冰島、丹麥、挪威、葡萄牙。而後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二日又有希臘、土耳其以及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三日西德等國參加。

註⑩ *Le monde,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t l'alliance Atlantique*, June 28, 1976.

不能單獨作為世界安全的保障，必須美、英、法在一個戰略目標上，共同擔負維護世界的安全。此議未被採納，戴高樂乃即發展自己的核子力量，爭取對歐洲事務的領導權。

從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對蘇俄採取強硬政策以後，國防部長麥納瑪拉（MacNamara）主張加強美國傳統軍備與核子力量，以大規模核子報復應付可能的戰爭危機，然而美國為保持獨自使用核子武器的決定權，並未在新的核子戰略方面與西歐盟國會商，使西歐盟國深感不滿<sup>⑩</sup>。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使西歐國家更感受到了可能引發世界大戰的一場虛驚，使彼等感到美國的戰略難以兼顧到西歐的安全與利益；其後美國與蘇俄已在尋求和平共存，更使西歐與美國間有了不愉快的氣氛<sup>⑪</sup>。一九六三年八月，美俄達成核子禁試條約，防制核子蔓延。西歐盟國認為美俄要對核子武器加以壟斷，而多不表支持，法國反應尤為激烈，致其與美國的關係更趨惡化。一九六六年三月，戴高樂藉口美國軍機從北約設在法國的基地起飛，對法國核子禁區進行空中偵察，而迫令北約盟軍總部遷離法國；同時撤回原由盟軍指揮的法國軍隊，正式聲明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從此，戴高樂開始排斥美國，拉攏蘇俄，勾結中共，企圖以獨立自主的防衛政策，建立國際緩和，而使北約盟國的團結發生了裂痕。

美國為與蘇俄和平共存，減少大戰的危險，開始對英法兩國核子武器的發展感到擔心；美國唯恐未來歐洲局部衝突中可能引發核子大戰的危機，從一九七〇年起，即主張把「相互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子嚇阻政策，改變為以彈性反應與漸次報復，俾在使用傳統軍備、戰術核子武器之間，能夠有所緩衝，並且不斷的說服法國放棄核子獨立發展的政策<sup>⑫</sup>。法國認為美國的彈性反應政策，無異是要把東西方衝突局限在西歐地區，使其不致演變成核子大戰，一旦戰爭爆發，美國仍將以西歐為主戰場，對於西歐最為不利。因而法國即倡導西歐的安全不能完全依賴美國，必須建立西歐本身的防衛力量。而此一觀念更加强了西歐國家要重新恢復強權地位的願望，使西歐走向聯合，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sup>⑬</sup>。

由於西方盟國間戰略的分歧，國際共黨分裂的擴大，以及西歐與日本的復興，國際形勢乃發生了很大變化，季辛吉認為國際均勢已由軍事兩極進入國際政治多元化的局面<sup>⑭</sup>。尼克森在一九七〇年對國會所提出的世情咨文中亦曾指出，戰後時期的國際關係已告結束，國際政治整個形式正在改變之中，而西歐與日本均恢復了它們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活力以及民族自信心……<sup>⑮</sup>。甚此

註⑩ Charles Zorgkike,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78, p. 231.

註⑪ Foreign affaires, tensions within the Alliance, Oct. 1963. R. Aron, *Le grand débat*, calmann-levy 1963, p. 7.

註⑫ *Defense national*, Jun. 1978, pp. 55-56.

註⑬ Charles Zorgkike,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78, p. 236.

註⑭ 季辛吉著，李其泰譯「美國外交政策」，一九七二年三月，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第四十五頁。

註⑮ 尼克森：「爭取和平的新策略——七十年代的美國外交政策。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世情咨文，香港美國新聞處編譯，第二一四頁。

而產生的「尼克森主義」——「談判代替對抗」以及季辛吉的均衡外交，硬要把世界分成爲美國、蘇俄、中共、日本和西歐五個力量。顯然的這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爲從政治與軍事觀點而言，日本、西歐雖然已在經濟上壯大，但在安全上仍要依靠美國的核子傘保護。日本不能重建武裝和發展核子武器，而西歐內部仍充滿分歧，一直爲了政治聯合爭論不休。中共雖然人口衆多，土地面積廣大，但是軍事與經濟仍屬落後，且因內部權力鬭爭不止，政局極不穩定。這些均足證明西歐、日本以及中共，都難以單獨成爲世界權力均衡的中心。尤其是所謂權力均衡，原爲十九世紀時代的產物，當時歐洲列強是以傳統武器控制世界，而今天的世界已進入核子時期，在分秒必爭的核子嚇阻理論下，如何能仿照以往歐洲的均衡外交，建立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權力均衡？

實際上，七〇年代的世界仍是軍事兩極化的局面，受美俄兩個軍事大國所支配；但在政治多元化的觀念之下，美俄均要擴大其政治影響，追求一個新的權力均衡。對美國而言，尼克森要與共黨國家和解，即不能再實施舊有的全球性圍堵政策，只有鼓勵包括共黨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運用新的權力均衡策略，從政治上謀求安定與和平，讓各種不同的制度彼此共存。在這種情況下，首先引起西歐國家要重新調整它們的對外關係，於是西德的東進政策，造成了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的德、蘇條約，同年十二月七日的德、波條約，一九七二年六月的美、英、法、蘇四國柏林協定以及同年十二月東西德草簽的基本條約<sup>⑭</sup>，在歐洲已出現一個「冷和」的局面。

這時，在亞洲方面，美國正急於結束越戰，積極謀求與中共、蘇俄達成諒解。而中共與蘇俄自珍寶島事件以來，邊界衝突的陰影依然存在，中共所感受到的是，無論是西歐與蘇俄間或美蘇間的那種方式的和解，都可能構成蘇俄對其進一步的威脅。所以中共面對強鄰壓境，爲了迎合國際情勢的變化，亦開始改善對外關係。一九七〇年南斯拉夫與中共復交，同年十月加拿大承認中共，十一月義大利與中共建交，接着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季辛吉密訪中國大陸。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有了重大變化。

## 一一 中共對西歐的統戰外交

從一九六八年，蘇俄部署在中國大陸邊界上的兵力已增加了四倍，其中四十三個師約一百萬人包圍着東北的邊界地區，從外蒙古到太平洋更部署了戰術核子武器。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捷克爆發自由化運動，九月蘇俄出兵干預；繼而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共與蘇俄在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這些都暗示出蘇俄對中國大陸發動核子攻擊的可能性，使中共更爲驚心。

一九七〇年美國已疲於越戰，而開始越戰越南化，英國正準備撤退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駐軍；而蘇俄除了繼續增強其邊界的軍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周恩來政治報告，一九七四年「匪情年報」，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臺北，第四九五頁。



事力量來威脅中共外，且亦開始對中共進行政治圍堵。企圖建立亞洲集體安全，以填補美、英勢力撤退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中共爲了抵銷蘇俄的政治與軍事壓力，防制蘇俄勢力在亞洲擴張，在反美與反蘇之間就有了先後之分。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共紅旗雜誌以「研究毛澤東論政策」一文，提出了這種觀念，說甚麼要明白分清敵友的重要性，要區別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暫時盟友，誰是間接盟友，並再次提示毛澤東早先所訂下的基本戰略原則：擴大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再將它們一一擊破<sup>19</sup>。

一般而言，中共初期對西歐的統戰外交，其主要目的是破壞歐洲的緩和。從一九七二年六月柏林協定，以至同年十二月東西德的基本條約，歐洲已出現了一個緩和的局面；而蘇俄更希望召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加強其和平攻勢，以便繼續軟化西歐的政治立場。中共認爲這都是蘇俄決意要以緩和去麻痹西歐，瓦解北約，以達成併吞西歐的目的，於是中共即企圖對西歐國家進行說服，以期阻止西歐與蘇俄的和解，繼續發展。一九七二年秋，正當西歐國家進行籌備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時候，中共即開始警告西歐國家，謂此項會議對西歐決無利益。中共爲使西歐國家能接受它的說法，曾經主動的不再強調蘇俄對其本身的威脅，而誇大蘇俄對西歐的威脅。例如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周恩來曾對北歐記者大談蘇俄在中俄邊界駐有一百萬軍隊，已造成對中共的威脅，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五月，周恩來對美國記者希爾德（Childs）談話時，已否認蘇俄未來可能對中國大陸邊界實行軍事突擊，而中共的宣傳工具却大事叫囂美俄爭霸世界的重心在西歐，西歐才是蘇俄戰略的重要目標<sup>20</sup>。

中共爲了鼓動西歐展開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鬭爭，乃邀請法國總統龐畢度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三年九月，龐畢度訪問北平時，周恩來特別指出蘇俄不僅沿着中國大陸的邊界駐有百萬大軍，蘇俄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亦擴張其社會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要法國共同對抗蘇俄<sup>21</sup>。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喬冠華在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發言時，抨擊國際緩和是一個假象，他說：當前世界仍處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過程中，侵略和反侵略、干涉和反干涉、顛覆和反顛覆、控制和反控制的鬭爭，勢必要長期持續地進行下去。所以他強調各國人民決不能被當前某些暫時的、表面的緩和現象所迷惑，產生一種虛幻的安全感。他又說：在爭取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同時，必須要對任何帝國主義發動新的侵略戰爭的危險，保持足夠的警惕，進行必要的準備<sup>22</sup>。顯然的這番話是對西歐國家而說的。

### 1. 從中共的「三分天下」看西歐的反應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以後，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爲武器，對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提高石油價格，造成西

註<sup>19</sup>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人民日報。

註<sup>20</sup>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周恩來在款宴龐畢度時之致答詞。

註<sup>21</sup> 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

方世界的經濟混亂，亦使第二次大戰以來的國際關係首次發生南北對抗。所謂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早已自認它們長久以來，在其與工業先進國家不平等的經濟關係中，普遍遭受難以解脫的經濟與社會壓力，所以產油國與工業大國的對抗，更激發了第三世界國家對工業大國的不滿，要一改以往的國際經濟結構，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中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由於能源危機所引起的南北對抗，西歐國家為取得石油供應，不惜與美國站在相反立場，討好阿拉伯產油國家。復因美國未經與北約盟國諮商，甚至沒有通知，即採取全球性軍事戒備，亦引起西歐各國之不滿，所以美國與開發中國家關係惡化，西歐國家則大力爭取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貿易，以打開通往第三世界的道路。這對中共而言，中東戰爭所引起的國際情勢的變化，不僅是南北對抗，最重要的是西歐國家可能與開發中國家聯合起來對抗超級大國的霸權。

所以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的能源問題特別會議中，大談「三分天下」。他說：在天下大亂的情勢下，世界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較量鬭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的亞非拉國家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一度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而不復存在。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相互聯繫，而又相互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俄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如西歐、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同年十二月，喬冠華在聯合國廿九屆大會中，以同樣的理論鼓勵第三世界支持法國召開世界能源會議的建議，便含有促使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聯合起來對抗第一世界的用心。

在西歐面臨能源危機的時候，由於華約傳統軍事力量不斷增強，華約與北約的對立更為尖銳；而且自美俄限武談判以來，蘇俄在不斷發展飛彈與核子武器的同時，亦積極利用限武談判阻止美國提高在西歐的戰略武器系統，並以此作為蘇俄對歐洲的最高戰略目標。西歐唯恐美國在第二階段限武談判中犧牲西歐的安全，因而在海參崴高峯會議以後，美俄雖趨向和解，西歐却更感不安。這時，中共即強調東歐軍力增強已構成對西歐的威脅<sup>22</sup>，同時指出蘇俄在地中海的軍艦數量已趕上美國，蘇俄艦隊還進入印度洋，其目標之一即是要控制中東石油來源，以便隨時切斷對西歐國家的石油供應。因而中共警告西歐，蘇俄和緩的甜言蜜語背後，隱藏着一個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政策，此一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而它們的矛頭特別指向西歐<sup>23</sup>。根據中共自己的解釋，沿中蘇邊界佈防的百萬蘇俄大軍，不足以作大規模的進攻，除非它先控制整個歐洲，蘇俄將不敢放膽進攻中國大陸<sup>24</sup>。

註<sup>22</sup> 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中共新華社，轉載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香港華僑日報：「蘇俄軍國主義在歐洲」。

註<sup>23</sup> 同註<sup>22</sup>。

註<sup>24</sup>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香港星島日報載路透社十月十六日電。

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國自越南撤退以後，更動搖了西歐國家對美國的信心，此時，西歐國家不僅關心東西和解、限武談判，更關心到中共與蘇俄關係惡化的情況。而中共自美國在越南挫敗以後，一方面唯恐蘇俄在東南亞以及中南半島擴張勢力，一方面又要減少蘇俄在亞洲的影響，於是企圖聯合西歐以牽制蘇俄，更希望歐洲能出現一個緊張的局面。所以當時中共把周恩來在四屆人代會中強調的世界沒有緩和、更沒有和平，而要西歐各國準備戰爭的說法，再向西歐各國作密集的說服<sup>26</sup>。一九七五年四月廿日，比利時首相丁德曼（Leo Tindemans）訪問北平，毛澤東即向其一再強調：歐洲是世界戰爭與國際緊張情勢的重心<sup>27</sup>。「副總理」紀登奎在晚宴上，更公開攻擊蘇俄，認為蘇俄對西歐的緩和已隱藏了它的危險，加深了它對西歐的威脅，所以他警告說：超級大國在西歐的爭奪，終必導致戰爭<sup>28</sup>。

西歐國家對中共的說法，並不完全相信。在西歐國家中，除了前英國首相希斯（Edward Heath）與中共觀點一致外，其他西歐國家與中共之間對此均有嚴重分歧，其中尤以西德及法國為最。在西德方面，近年來，西德與中共的貿易雖居西歐各國之冠，但它在國際政治上經常與中共保持相當距離。當一九七二年十月，西德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中共曾邀請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訪問北平，但布蘭德唯恐影響其東進政策的進展，而拒絕成行<sup>29</sup>。一九七四年七月，斯密特（Schmidt）繼任西德總理，已不如布蘭德那樣的熱衷於與蘇俄和解。他所注意的是國際經濟問題，歐洲共同市場以及北約和西德的關係。這時中共認為西德經濟快速的發展已逐漸提高了它在西歐的地位，很希望加強與西德合作，俾能阻止歐洲東西方的緩和。經過中共多次的邀請，斯密特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廿八日訪問了北平。中共為表示熱烈歡迎，曾特別安排斯密特參觀從不許外人接近的新疆核子設備。斯密特訪問北平以後，中共與西德在表面上雖已有進一步的聯繫，可是在反蘇和反霸的觀點上，雙方仍有很大的距離<sup>30</sup>。在歡迎斯密特的宴會上，鄧小平曾表示希望西歐團結一致反對蘇俄的擴張主義政策。他警告說：超級大國如此劇烈競爭，如此瘋狂擴軍，終有一天會相互交鋒。他認為蘇俄企圖以和解分化歐洲，從而實現其霸權主義，所以他要求西歐國家團結一致，說甚麼團結即是力量，分裂即被欺侮。然而斯密特却明白的闡釋西德立場說：北美和歐洲之間的北大西洋聯盟仍然是西德聯邦共和國安全和不變的基礎；在此一基礎上，西德正在盡力使地球上的政治和軍事均衡，不致受到危害。他又說：西德在關注各國人民的正當安全利益以及歐洲的現況下，支持一切適於創造互信與緩和的努力。西德以及西方盟國與東方所簽訂的條約都是為了此

註<sup>26</sup>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徐向前對西德聯邦議會訪問團表示，蘇俄動輒給西德人民扣上種種帽子，無非是找尋藉口，要把它們的勢力推向萊茵河，從東歐伸向西歐。同年十月間，中共外長喬冠華在參加聯大之後，到達波昂訪問三天，其目的亦是在說服西德政府在東進政策上仍要對蘇俄提高警惕。

註<sup>27</sup> Le monde, Recevant le premier ministre Belge, les dirigeants Chinois invitent les Européens être près la guerre. Apl. 22, 1975.

註<sup>28</sup> Le monde, Bonn accueille le Vice-ministre Chino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0, Oct. 1974.

註<sup>29</sup> 一九七五年十月卅一日大公報。

一目的，爲訂立有關柏林問題的四國協定所作的工作，也是爲了此一目的。這一切均是西德均衡政策的一部份<sup>②</sup>。

很顯然的，斯密特所堅持的仍然是兩面外交政策，一面是聯合英法各國促進西歐團結，一面是與美、蘇合作，以求西歐與美、蘇和平共處。所以斯密特亦會毫不隱瞞的向中共表示，世界需要和平，只有各國合作才可發展經濟。他所謂的各國合作，當然是包括蘇俄與美國，甚至東歐共黨國家在內。基此而言，斯密特訪問北平，除了促成航海、航空協定的締結之外，並未消除雙方對國際事務的嚴重歧見，這當然不能完全滿足中共的企圖。

再談到法國。法國在戴高樂和龐畢度時期，奉行着所謂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清除美國在西歐的勢力，另一方面要拉攏蘇俄向英國和西德示威，而其結果却使得法國在國際上更爲孤立。所以在這段時期內，法國內外交困，與日俱增，中共要想通過法國之合作，同心對付蘇俄，肯定是沒有可能的。雖然中共爲了改善與歐洲共同市場關係，期望歐市成爲反對超級強國霸權的一支力量，而不得不重視法國對歐市所具有的影響，但是從一九七一年中共「外貿部長」白相國到一九七三年「外長」姬鵬飛等先後訪問法國，以及同年龐畢度訪問中國大陸，除了暴露雙方對解決國際問題有着顯著的歧見以外，更讓中共了解蘇俄在歐洲的勢力是不容易清除的<sup>③</sup>。一直到一九七四年龐畢度逝世，季斯卡（Jiscard d'Estaing）當選法國總統，中共與法國之關係，才略現轉機。季斯卡執政後的外交政策，雖然仍強調歐洲建設應以法國的獨立與安全爲優先，但是他已經擺脫戴高樂主義的影響，而不斷改善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之關係，有助於英、法、西德間之和諧，間接亦使法、美關係獲得改善。美國自越南撤退以後，中共願見法國在西歐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尤其希望法國對於當時蘇俄所推動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能够發生阻撓作用，以免西歐中了蘇俄「緩兵之計」。於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鄧小平率領包括「外長」喬冠華在內的十七人代表團，訪問了法國。

鄧小平訪法，主要是想知道自美軍撤出越南以後，法國是否會在美國的影響之下而優先與北約團結合作？抑或採取一個新的東西方均衡政策<sup>④</sup>。所以鄧小平與法國總統季斯卡及內閣總理施拉克（Jacques Chirac）的會談，均集中在國際事務，特別是美、蘇力量均衡方面。而鄧小平在訪法期間的公開言論，多是舊調重彈。他爲喚起西歐牽制蘇俄的霸權，曾清楚的告訴季斯卡，當今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天下大亂，現在有那麼一兩個國家，它們總要干涉別人的獨立，實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它們爲了爭霸世界，正在進行激烈的爭奪，從歐洲、地中海、中東、波斯灣到印度洋，亞洲甚至太平洋，它們爭奪到那裏，那裏即不得安寧，而西歐却是它們爭奪的重點。所以他警告說：現在誰都知道，把和平與安全調子唱的最高的人，正是把他的軍事威脅露骨地強加

註② Le monde, 31, Oct. 1975.

註③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及龐畢度與周恩來所簽訂的聯合公報。

註④ Le monde, May 13, 1975, "Pekin s'Interroge."

到世界人民，特別是歐洲人民身上的人，超級大國這樣爭奪下去，總有一天會導致戰爭<sup>③</sup>。鄧小平這番話，主要亦是告訴所有歐洲國家，美蘇兩霸爭奪的重點在歐洲，最後終會導致戰爭，並暗示蘇俄發動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懷有併吞西歐的野心。

雖然季斯卡對於美俄的看法與中共較為接近，但對鄧小平恐懼蘇俄，強調大戰的態度並不完全贊同<sup>④</sup>。季斯卡在招待鄧小平的國宴上，只談西歐一定要獨立，而避免談及北約，便是暗示不同意鄧小平把北約和西歐混為一談。所以這次鄧小平訪問法國，除了商訂雙方外長將依據需要進行政治磋商，成立混合委員會以推進兩國的經濟與貿易關係外，對於聯合反霸、東西關係以及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等問題，並沒有獲得任何結論。

## 2. 歐洲東西對峙與中共的「反霸聯盟」

中共對西歐的統戰外交，其宣傳的重點，在於給西歐人民一種印象，那就是美國和蘇俄兩個超級大國在歐洲的爭奪，爆發一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蘇俄的緩和旨在消除西歐的警惕性，使西歐鬆懈，然後發動軍事進攻。所以中共又特別強調蘇俄的野心已超出美國。如果西歐能接受中共的說法，就可以使西歐認識到蘇俄的侵略焦點是歐洲而不是中國大陸。然後中共利用西歐追求均勢的心理，使西歐認為中共和西歐有着同樣的遭遇和顯著的共同戰略利益，而能結成一個「反霸聯盟」<sup>⑤</sup>。

然而西歐國家中，不僅法國和西德都要強化與美國的關係，繼續與蘇俄和解，即當時的英國工黨政府對於中共亦曾採取觀望態度，其原因是中共內部的情勢還不穩定，而英國又剛剛進入歐洲共同市場，其本身的經濟困難使其在西歐的地位尚未穩固。所以當保守黨領袖希斯公開表示支持北平的立場時，更使工黨政府要謹慎的避免牽連到中共所強調的聯合反對超級強國霸權的鬭爭之中。不過唯一容易被西歐國家所接受的，是中共希望西歐國家團結一致加強本身的防衛力量，俾能在華約日漸增強的軍事威脅下，保持西歐的安全，因為西歐各國亦確實很關心來自蘇俄的軍事威脅。它們熱烈討論着蘇俄軍事力量是否已超出西方？蘇俄與東歐共黨國家的軍事佈署是否對西歐已構成威脅？有者認為雖然蘇俄比以前製造了更多的大型飛彈，但是在核子彈頭的數量與飛彈精確度方面，還是美國領先；雖然蘇俄海軍亦在擴張，潛艇的數量不斷增加，惟蘇俄很少航空母艦，而美國海軍的繼續發展，將可保證海上優勢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在傳統武器方面，華約的軍力固然已超出中歐，惟如加上南歐的軍事力量，則北約仍佔優勢<sup>⑥</sup>。相反的，有者認為從東西戰略武器全面演變的事實作比較，在不久的將來，蘇俄將可獲得更高級的海對地洲際彈道飛彈（

註<sup>③</sup>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大公報。

註<sup>④</sup> Le monde, May 15, 1975.

註<sup>⑤</sup>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匪情月報」，第十八卷第四期，喬冠華「面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講話全文。

註<sup>⑥</sup> Le monde diplomatique, L' Europe vue de Pékin, Apl. 1976.



S. I. B. M.)，且可從強化潛艇飛彈而增加海上攻擊力量；同時，蘇俄亦正在改進地對地洲際彈道飛彈，尤其是在多彈頭和飛彈精確度方面，已獲有進展。所以如果蘇俄軍事力量與西方平衡，則將會由於東西方戰略的改變，而影響到西歐的安全<sup>②</sup>。由此可見，西歐國家的爭論，其目標仍只限於蘇俄的軍事力量是否已和西方達成平衡，與中共強調蘇俄軍事力量已超出西方，而成爲超級軍事強國的說法相去甚遠。同時，西歐國家亦多不同意中共只注意蘇俄的「量」，而忽略了西方的「質」，並且中共沒有把蘇俄及東歐不良的政治與經濟因素計算在內。就如倫敦戰略研究所所作估計，在一九七五年，當美國準備在越南撤退的時候，蘇俄要在亞洲牽制中共，美國已經在中東掌握了以、埃的和平談判；在西歐，葡萄牙親蘇共黨雖一時得逞，但不久即告失敗。最重要的是蘇俄農業生產衰退，缺糧已成災難，其對美國糧食的需求，已使蘇俄對華盛頓有了屈辱性的依靠。因而西歐國家相信，蘇俄要彌補其經濟的缺失，乃不得不加強它的軍事力量，企圖以其「量」來對抗西方的「質」，以繼續擴張它對外的政治影響。因此它們認爲蘇俄對外侵略擴張，充其量只能影響東西方和解，還不致於像中共所說的引起大戰。

然而一九七五年七月，赫爾辛基高峯會議結束不久，會議所簽署的協議與宣言墨瀋未乾，蘇俄即進一步對外擴張勢力，不僅在南葉門、索馬利亞建立據點，且以武器支援莫三鼻給，然後又支援古巴的軍隊侵入安哥拉。蘇俄的這種對外侵略行動，立刻使赫爾辛基高峯會議所造成的和解氣氛煙消雲散，以致西歐國家不得不重新估計蘇俄對西歐的威脅。它們深覺蘇俄不但繼續蔑視人權與新聞自由，且更竭力擴張軍備，威脅西歐，顯示出蘇俄並無和解的誠意。

於是，西歐軍事專家們多主張充實北約實力，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謀求西歐能在戰爭之初，獨立應戰，俾待北約盟國之支援與統一作戰。所以西歐國家一方面要求美國對北約加強承諾，一方面增加軍費，積極推行各國間武器標準化與現代化。法國亦唯恐歐洲東西方力量失去均衡，乃一改以往獨立防衛政策，而主張加強北約的合作<sup>③</sup>。法國認爲在一個充滿危險的國際局勢中，法國如無確保本身安全的手段，而尋求緩和是最危險的；且又認爲，長久以來，法國以核子嚇阻爲優先的全面防衛戰略，謀求維護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現在在理論上已行不通了。因爲法國不可能對其週圍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但要法國用軍事手段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亦超出像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所能採取的戰略。於是主張法國的防衛策略應是介於兩者之間，俾在保證國家領土完整的同時，能有全部或部份的力量，對可能使法國領土安全受到最直接威脅的歐洲及其鄰近地區進行干預。所以新的戰略乃強調，一旦東西戰爭爆發，法軍將協同北約盟國併肩作戰，因爲法國倘完全獨立於美國同盟之外，而欲保衛歐洲安全是非常困難的<sup>④</sup>。

註② 匿註②。L'express, May 2, 1976, Paris, pp. 48-49.

註③ Le monde,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stratégéc, Jun. 9, 1976.

註④ Défense national, Une armée pour quai faire et Comment? Jun. 1, 1976, "Le monde, les condition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May 7, 1976.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法國提出新戰略思想的同時，法國三軍參謀長梅海（Guy Méry）立即跑到中國大陸去訪問。顯然的，法國想以其新戰略思想影響中共，使中共在牽制蘇俄方面成爲西歐的「中間嚇阻」力量。梅海在十五天的訪問中，曾與華國鋒、葉劍英、楊成武等重要頭目會談。他不僅參觀了延安、西安、上海、旅順、大連等地，還視察了中共的部隊和主要的海軍基地以及新疆邊區的核子設備。中共不僅特別讚揚法國的新戰略思想，並且還表示法國的戰略與中共的防衛政策已非常接近<sup>④</sup>。梅海是西方國家第一位軍事將領訪問中國大陸，無疑他此行已帶給中共亦要追求軍事現代化的觀念。

### 三 中共擴大對西歐統戰——「世界反霸聯盟」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華國鋒上台，中共內部權力鬭爭與領導階層的改變，並沒有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外交部長」喬冠華之被罷黜，「駐西德大使」王殊、「駐法國大使」曾濤、「駐義大利大使」韓克年等許多駐外使節之被召回，亦沒有影響中共國際統戰的進行。一九七七年八月，南斯拉夫總統狄托訪問北平，中共已視走獨立路線的南斯拉夫爲在歐洲對抗蘇俄的灘頭陣地。接着美國國務卿范錫（Wance）訪問北平，此行雖顯示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仍很困難，但不久，前美國聯絡辦事處主任、中央情報局長布希（George Bush）應邀訪問中國大陸，中共讓他參觀了很多具有戰略地位的地區。在中南半島，中共不僅希望改善與越共已趨惡化的關係，同時還鼓勵東協五國加強與中南半島的聯繫。同年九月，黃華與印尼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Malik）會晤，希望能與印尼恢復外交關係。在非洲，中共雖然認爲此一黑色大陸已成爲兩個超級強國的主要衝突地區，但仍希望利用美國在非洲實行軍事干預，藉以抵制蘇俄的勢力擴張。中共這一連串的對外活動，可以說全是爲了預防蘇俄的包圍。此外，中共繼續鼓吹聯合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共同對抗蘇俄，尤其是中共對西歐的宣傳攻勢有增無已；一方面誇張西歐的緊張情勢，一方面揭發和抨擊蘇俄充滿野心的新沙皇霸權主義。中共的宣傳工具指明蘇俄瘋狂擴軍備戰，即在證明中共以往的預言——「世界沒有緩和，赫爾辛基高峯會議只是煙幕，蘇俄已在從事戰爭的準備，可能對西歐實行突擊。這時，中共的對外姿態不僅顯示要作「質」的轉變，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出國際情勢的突變。一九七七年七月卅日，黃華在國際形勢分析報告中，曾清楚的說明了這點。他說：由於美國勢力撤退與孤立主義抬頭，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利用了這一點，填補美國撤出後的真空地帶，抓着美國的弱點，乘機擴張和滲透。所以他指出，美國勢力的撤退，西方國家助長的緩靖主義與妥協，不僅無法達到西方國家夢寐以求的東西方力量均衡，相反的，助長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囂張的氣焰，使世界各國包括第二世界的西歐，面臨可怕的敵人。他警告說：不能制止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這種侵略勢力的蔓延，是全世界的事，應由全世界人來管理，單靠社會主義力量是不够的，必須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利用第一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的裂痕，去分化他們，瓦解他們，不使兩個超級大國取得默契，相互勾結

註④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大公報」：法國當前的軍事戰略思想。Le monde, Jun. 10. 1976.

，從台底交易轉而聯在一起瓜分世界。所以要爭取美國過來，集中力量對付頭號敵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sup>④</sup>。

中共新領導階層，尤其是再度當權的鄧小平，就在這個時候提出了組織「世界反霸聯盟」的論調。鄧小平要擴大對外統戰，放眼整個世界，從戰略與政策上，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擴大到聯美反蘇的聯盟。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鄧小平對日本「新自由俱樂部」訪問團表示，中共並不反對日本致力於加強本身的防衛力量。這是中共有意要日本建立起「防蘇的武力」。同年十月七日，鄧小平對三岡健次郎所率領的日本防衛事務訪問團亦發表了這種言論。他說：日本、西歐和美國應作好戰爭的準備，這樣才會延遲戰爭的爆發。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一日，鄧小平對法新社記者談話時，再進一步說明擴大反蘇聯盟，他說：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應該聯合起來對抗蘇俄，摧毀蘇俄的全球計劃。他並強調要摧毀由蘇俄策劃的全球戰爭計劃，必須要依靠世界的努力；第三世界，第二世界以及第一世界的美國，都要參加，才可以拖延戰爭的爆發。他的理由是：

1. 如果世界各國作好戰爭準備，蘇俄即不敢輕舉妄動；
2. 蘇俄的全球戰略有其弱點，它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洋的基地都不穩固，如果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美國都為此努力，即可打破蘇俄的全球戰略計劃；

3. 蘇俄雖然在戰略和傳統軍備方面領先，但其經濟是非常脆弱的，美國和日本向蘇俄提供糧食和技術是非常不智的，如果不給蘇俄支援，它將無法在世界擴張。

幾乎在鄧小平發表此項談話的同時，人民日報曾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發表題為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文章，長達三萬五千餘字。文章強調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當前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客觀現實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斯、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但是它說明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是依靠客觀地、深入地分析不同時期的國際階級鬥爭全局，而不是依靠一成不變的公式來劃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所以它指出美俄兩個超級大國爭霸，雖然使得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是國際上採取聯合行動是能够制止戰爭的。文章中又認為，反對超級大國的統一戰線，應該把重點放在蘇俄，而不是放在美國上面，蘇俄和美國雖然同樣是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同樣是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同樣是最大的侵略勢力和戰爭勢力，同樣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但是蘇俄在國際事務中所作所為，早已沒有一絲一毫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氣味，而完全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不但如此，蘇俄還是兩個超級大國中更兇猛、更冒險、更狡詐的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所以文章中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第二世界是反霸鬥爭中可以聯合的力量，然後利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聯合第一世界的美國，結合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陣線，來打擊主要敵人<sup>⑤</sup>。

註④ 一九七七年七月卅日黃華對國際形勢分析報告，轉載於「匪情月報」第廿卷、第五期，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頁。

註⑤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三日「大公報」：「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法國內閣總理巴爾（Raymond Barre）訪問中國大陸，可以說是中共發動「世界反霸聯盟」的一個高潮。在訪問期間，鄧小平曾對巴爾表示希望法國努力推動西歐聯合，使其成爲歐洲反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力量。他認爲戰爭無可避免，但他又說，雖然戰爭危險性仍在增加，但是只要世界人民和一切不願受霸權主義干預、控制、侵略和顛覆的國家加強聯繫，結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同侵略擴張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鬭爭，即可能打亂其全球戰略部署，推延戰爭的爆發。巴爾却不以爲然，他重申一九七七年秋季訪問華盛頓及莫斯科時所作的主張。他說：全球性緩和是減少戰爭危機，改善各國關係，促進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唯一辦法。巴爾所注意到的是國家獨立與世界和平，所以他說：在國際問題上，法國與中共的觀點有很多相似，儘管兩者地理位置不同；但他強調法國對緩和的重視。他說：他了解中共對蘇俄政策是重要的一部份，但法國仍應與蘇俄發展關係，並以法、俄的緩和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因此，法國除了主張對非洲事務採取軍事干預、阻止蘇俄勢力在非洲擴張，以及繼續反對裁減軍備等立場之外，對鄧小平所強調的戰爭無可避免以及阻延戰爭的方法即是反對蘇俄霸權的說詞，並不贊同，仍然是雙方的基本歧見。中共對此，自然深感不滿，所以同年二月廿二日的人民日報又呼籲西方國家要作好戰爭準備，防範蘇俄的侵略。它認爲第二世界人民今日所受到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威脅、壓迫和侵略，已完全暴露了克里姆林宮戰爭的陰謀。所以它警告說：現階段蘇俄社會帝國主義在歐洲地區瘋狂的進行戰爭部署，對西歐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已構成嚴重威脅；同時，強調如果戰爭爆發，西歐國家即無法避免首當其衝，遭到蘇俄的襲擊。翌日人民日報更以「西歐聯合反霸是歷史的需要」爲題，指責西方有些人主張對俄姑息，退讓以求苟安，並說這種綏靖主義思潮，更增加了西歐局勢的危險性。

雖然中共認爲擴大「世界反霸聯盟」是阻延戰爭的方法，但在西歐各國則懷疑中共欲利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與包括蘇俄在內的華約正在對峙中的情勢，引起雙方加強軍備，進入緊張狀態，而使歐洲瀕臨戰爭的邊緣。這無異是中共在消極方面要使美、俄和解無法實現，在積極方面從中煽動，要使兩強火併。他們認爲中共的企圖即是要挑起世界大戰，因而中共的這種論調亦激起國際間廣泛的不良反應。華盛頓郵報稱中共正在玩弄毛澤東所制定的兩面外交策略，即是中共所謂的「即聯合又鬭爭」<sup>③</sup>。東歐的阿爾巴尼亞也作了無情的抨擊，認爲中共要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同資本主義國家結合成聖神同盟，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sup>④</sup>。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共黨國家亦羣起攻擊，認爲鄧小平利用國際反應，惡意誹謗蘇俄，反映中共要採取極端的反俄、反共、反人道的立場來與西方結合成一個霸權主義聯盟，已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叛徒<sup>⑤</sup>。而西歐國家則多認爲中共擴大世界反俄聯盟，並不是一種理論模式，而是出於蘇俄大軍壓境的壓力，亦是自一九七四年越戰停火以來，中共各種對外政策與權宜措施的一種混合

註③ Washington Post, Nov. 3, 1977.

註④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英國金融時報。

註⑤ Le monde, les journaux de l'est repliquent aux attaques de Teng Hsion-ping contre URSS, Nov. 3, 1977.

，其中包括中共對東西緩和的憂慮以及其對國際共黨領導權的爭奪，尤其是想在它的理論上，挑動東歐共黨國家羣起反抗蘇俄。誠然，近年來蘇俄的對外擴張，華約的軍力增強，已使西歐的安全受到威脅。所以正當中共拼命向西歐進行統戰外交的時候，西歐面對華約傳統軍力的擴張，已感到自身傳統力量的不足；而中共在蘇俄軍事威脅下，亦急於想加強軍事現代化的步驟。在這種情況下，西歐國家一方面要美國維持戰略武器的優勢，加強對北約防衛的承諾，一方面則企圖利用中共牽制蘇俄，以便在「間接戰略」（中間嚇阻）上建立北約新的防衛體系。它們認為一旦東西方發生衝突，蘇俄將無法動用部署在中國大陸邊界線的四十三個師，以對付北約；同時，蘇俄的七千四百架飛機中有三分之一部署在面對中國大陸的邊界上，這亦牽制了蘇俄相當多的力量，所以西歐國家相信，雖然在歐洲東西對峙中已不利於西歐，但華約仍不能攻擊西歐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與蘇俄在亞洲的對峙。從此一戰略利益的構想上，西歐國家亦有人主張與中共聯合來對抗蘇俄。英國保守黨領袖柴契爾夫人 (Thatcher) 認為，從歷史上看，蘇俄以前是擴張主義者，而今仍是擴張主義者，西方國家為了保衛自己的主權和生活方式，必須要把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區別開來。雖然她認為中共不是民主政體，但她認為中共並不像蘇俄一樣的擴張主義，而今蘇俄在軍事方面向西方挑戰，西方不僅要加強團結，更要與中共協調來對付蘇俄的擴張威脅<sup>④⑤</sup>。前英國國防大臣卡麥隆 (Neil Cameron) 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訪問中國大陸時，更認為中共正在中蘇邊界上遏阻蘇俄的擴張，減輕了蘇俄對西歐的壓力，可以說中共在對付蘇俄威脅方面是與西歐相輔相成的。所以他公開形容「蘇俄是英國和中共的共同敵人」<sup>④⑥</sup>。前北約盟軍統帥海格 (Jer. Haig) 將軍在一項演說時稱，蘇俄在它與中國大陸接壤的邊界上部署了三分之一的軍力，他認為蘇俄的擴張是世界性的，北約不應漠視蘇俄在第三世界的勢力擴張，所以北約聯合中共抵抗蘇俄是非常重要的<sup>④⑦</sup>。此外，西歐聯盟 (U.E.O.) 亦曾多次集會討論西歐與中共合作對抗蘇俄的問題，雖然沒有結論，但是基本上西歐國家都認為西歐與中共都受到蘇俄的威脅，雙方保持聯絡、互相幫助，討論戰略，藉以對付蘇俄的威脅，仍是有益處的<sup>④⑧</sup>。

#### 四 中共「三個世界理論的劃分」與西歐戰略利益的調整

自鄧小平復出以後，中共對外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事實上即是對美與對蘇的關係問題。但是中共經過文化大革命以至華鄧政

註④⑤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五日大公報轉載美聯社倫敦六月廿四日電。

註④⑥ 一九七八年四月廿九日大公報「縱橫談」。

註④⑦ 北約爲了美國與西歐國家武器工業發展合作以及檢討蘇俄軍事發展所召開的會議，出席者有西歐國家軍事代表及政府官員。

註④⑧ 一九七八年五月，西歐七國協調國防政策與軍備機構及西歐聯盟 (U.E.O.) 在巴黎召開政治委員會會議時，英國保守黨議員貝納特 (Frederie Bennett) 建議西歐國家合作對抗蘇俄，其理由是由中共與蘇俄對立是決定性的，西歐與中共在安全保障方面利害關係一致，西歐與中共加強合作是對抗蘇俄軍事威脅增大的適當手段。然此項討論並未獲結論。

權內部鬭爭與權力變化，中共對內與對外各種措施，都在否定文革時期的路線。所以華鄧政權的對外政策，在充滿矛盾之下，既不願繼續文革時期的暴力路線，又不能否定毛澤東的革命外交，因而就再度闡釋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以作為國際統戰、對外鬭爭的理論基礎<sup>50</sup>，企圖使國際反霸統一陣線廣泛發展，利用美、蘇間的矛盾，使世界成爲「蘇俄策劃包圍者反被包圍的形勢」。根據此一理論，中共對世界形勢的看法是這樣的：

1. 蘇俄爲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不僅在東方竭力包圍日本和中共，同時亦加緊軍事部署包圍西歐。然而在此一情勢下，蘇俄不僅加劇了它與美國的矛盾，同時亦加劇了它與所有被它侵犯和包圍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矛盾。所以今天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在反霸鬭爭中，建立有條件的合作，已成爲必然的趨勢；而西歐等第二世界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與第三世界合作，不僅可以改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情況，還可以抵制蘇俄的勢力在這些地區擴張。中共自認是受到超級大國侵略、擴張和戰爭威脅的第三世界國家，應該與第二世界國家合作，不僅在政治領域，亦在經濟與技術交流領域之內<sup>51</sup>。

2. 雖然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是最大的帝國主義勢力，但因蘇俄處於攻勢，美國處於守勢，故當前對世界和平構成最大威脅的勢力，則是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所以雖然第一世界美、蘇兩霸都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但是爲了對付最危險的敵人蘇俄，美國亦是暫時可以聯合的力量<sup>52</sup>。

誠然，中共對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描繪，一方面是要給人產生一種三個世界分立的印象，另一方面却仍隱藏着文革時期以兩極對抗爲基礎的暴力革命，把鄉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應用到國際鬭爭，所以中共不僅不肯改變美國和蘇俄是世界人民共同敵人的觀念，同時對西歐等第二世界國家仍提出警告，表示中共與這些國家聯合反霸，並不意味着中共贊成第二世界對第三世界繼續進行剝削與控制。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五日，華國鋒在五屆人代會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國際無產階級鬭爭的觀念，並且預留了與蘇俄在馬克斯、列寧主義原則下，來改善雙方關係的餘地。這無異是中共既要挑起美俄大戰，又要爭取和帝、殖、霸妥協，企圖從其階級觀點分析世界，利用各個階級的相互關係及其變化和發展，掌握國際間的矛盾，在「既聯合又鬭爭」的策略下謀求本身的壯大和發展<sup>53</sup>。

註<sup>50</sup> 一九七七年八月廿六日北京新華社記者綜述：「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提出後，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文透露：三個世界論是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同一位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談話時提出的，經周恩來闡述，由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就此發言（鄧小平發言見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毛死後，中共闡釋三個世界論的文章甚多，最重要者爲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所載「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註<sup>51</sup>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紅旗雜誌：「蘇俄策劃包圍者反被包圍的形勢」。

註<sup>52</sup> 同註<sup>51</sup>。

註<sup>53</sup> Le mode diplomatique, Mar. 1978.



從美、蘇、中共三角關係而言，當前三者所最擔心的就是其他二者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絕對可怕的霸權，所以三者之間的關係最大特徵，即是「既聯合又鬭爭」<sup>⑤4</sup>。中共為避免兩個強權在任何方式下結合，即只有暫時聯合資本主義，反對社會帝國主義，試圖放鬆蘇俄的包圍<sup>⑤5</sup>。基於蘇俄對外勢力不斷擴張所加予中共的壓力，中共便幻想擴大世界反霸聯盟，並希望美國加強在西歐的力量來牽制蘇俄。中共從此一戰略形勢上維持有利於自己的戰略需要，即必須暫時捨棄共黨傳統的分類標準，將東西兩大陣營的界限打亂，重新按照貧富、大小、強弱的標準，來劃分世界權力中心。亦因為近年來所有中共的反霸言論，都是隨着美俄兩個超級強國力量的演變與均衡的情況，而所有改變，也都是在唯恐兩者結合的心態下而產生的<sup>⑤6</sup>，所以中共闡釋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既要聯合第三世界，又要拉攏第二世界，以及第一世界的美國，共同對抗蘇俄，致其在對西歐的說法上，即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的強調西歐的獨立與自主。相反的，中共認為西歐通往獨立的道路尚遠，西歐國家雖已努力加強本身的防衛，但仍需要美國的保護，不能單獨成爲一支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力量，而只能在抵制蘇俄的鬭爭中作爲美國一個夥伴。因此，中共要在闡釋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之下，擴大爲世界反霸聯盟的說法，已招致西歐國家的反感。

誠然，從經濟力量言，西歐不僅超出中共甚多，而且亦可以與美、蘇並駕齊驅，故其動向亦足以影響世界權力均衡，甚而亦可改變美、蘇、中共的三角關係，而成爲四角關係<sup>⑤7</sup>。故中共前以支持西歐國家的獨立自主來博取西歐國家的歡心，也可以說是不無道理。然而，今天的情形有了改變，如果西歐真正獨立，勢必影響西歐與美國的傳統關係，損及美國本身的利益，並從而使美國減少對西歐的支持，削弱北約的力量。此種情形果真出現，則蘇俄即可免除西顧之憂，而專心在東方增加對中共的壓力，這顯然不是中共所願看到的情況。

當然，西歐國家不願意放棄與蘇俄的和解，亦是中共對西歐進行統戰最大的阻力。而在另一方面，蘇俄在西歐推行緩和政策所面臨的最大障礙，則爲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力。蘇俄要想在西歐順利推行緩和政策，以遂其西歐「芬蘭化」的目的，即非要排除美國的勢力，並破壞其與西歐的同盟關係不可。自從中共對越南發動所謂「懲罰」戰爭以後，蘇俄已在努力破壞中共的對外聯盟政策。蘇俄先與美國達成第二階段限武協定，再提出歐洲裁減軍備的建議，然後又以一個新的理論，企圖軟化西歐的立場。蘇聯

註⑤4 Theodore caplow, *tow aginst one-coalition in triads*, London, Prentice-Hall, 1971, p. 37. Stanley Hoffmann, *Essai sur la France*, Seuil, Paris, 1976, p. 218.

註⑤5 *Le monde diplomatique, le triangle et la Carré*, Nov. 1978. Michel tattu, *Le triangle Washington-Moscow-Pékin et la deux Europes*, Castermar, Paris, 1972.

註⑤6 同註⑤。

註⑤7 Charles Zorkike,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Paris, pp. 309-319.



在赫爾辛基高峯會議之後，即曾經常對西歐強調：緩和的目的不是要改變對方的社會制度，而是要建立一個更真實、更穩固、更和諧的世界，並且強調歐洲的緩和可以促使西歐脫離美國而成爲世界第三個力量。蘇俄認爲美國尋求與蘇俄和解，旨在避免核子戰爭、限制軍備競賽，發展經濟合作來改變蘇俄及東歐共黨國家的內部情勢；但美國並不希望建立一個全面的和解政策，這主要是因爲西歐與東歐緩和，並進而達成歐洲合作後，對美國在西歐的領導地位將是一潛在的威脅。所以蘇俄認爲在目前國際情勢下，無論從歷史經驗、歐洲共黨的力量、經濟利益或是避免歐洲大陸的衝突與危險來看，西歐都不應該爲美國的關係，而失去歐洲的緩和。但是蘇俄這種說法還不能被西歐國家所完全接受。

總之，中共與蘇俄的交惡，固已造成了當前國際社會敵友關係的混淆，而美國「聯匪制俄」的策略，亦已在西歐政治上引起廣泛的討論；因爲西歐國家與美國在同盟關係上有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亦很容易受到美國政策的影響。現在西歐政治領袖們都很希望西歐能在美國保護下，走向政治聯合。他們認爲美國只有協助西歐達成政治統一的理想，才能維持東西方力量的均衡。問題是中共與蘇俄的關係有其可變的因素，亦有其不變的因素；中共基於本身的利益，可以在美蘇之間選擇任何一方來對抗他方；中共與美蘇任何一方聯盟，都可以減少美蘇聯手的危險。如果西歐亦要利用蘇俄與中共的裂痕，玩「中共牌」，則很可能引起蘇俄改善與中共關係，轉而增加對西歐的壓力。相反的，中共要利用西歐對抗蘇俄，亦是想憑藉其與西歐的聯盟，迫使蘇俄接受它的條件，來改善雙方的關係。所以無論如何，在一個極不穩固而又多變的國際權力鬭爭中，西歐如想利用中共與蘇俄的衝突，並且拉攏中共對抗蘇聯，實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一九七九年八月脫稿）